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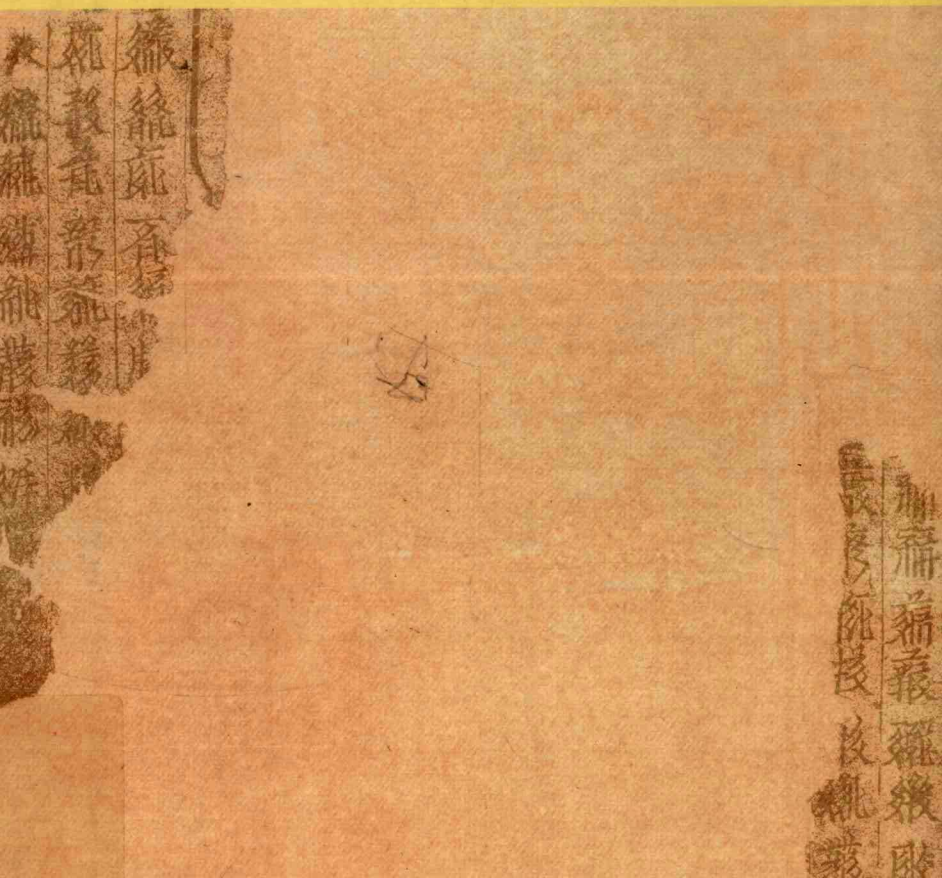
西北史研究丛书
主编：田澍

西北历来是少数民族聚集区，大量的西北民族文献材料对古代生存于西北的少数民族如氐族、吐谷浑、吐蕃、党项、契丹、回鹘等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建树、贡献以及对当时的影响有翔实的记录。

西北民族文献与历史研究

XIBEI MINZU WENXIAN YU LISHI YANJIU

胡小鹏 著





西北史研究丛书

主编：田澍

西北民族文献与历史研究

XIBEI MINZU WENXIAN YU LISHI YANJIU

胡小鹏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西北民族文献与历史研究/胡小鹏著.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4. 12 (2007. 12 重印)
ISBN 978-7-226-03170-4

I. 西... II. 胡... III. 少数民族—民族历史—西北地区—元代—文集 IV. K280.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24408 号

责任编辑:李树军 朱满良

封面设计:马吉庆

西北民族文献与历史研究

胡小鹏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0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

兰州大众彩印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9 插页 2 字数 222 千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1 001 ~ 2 000

ISBN 978-7-226-03170-4 定价:20.00 元

写在前面的话

在中国区域史研究中，西北史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要推动中国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必须加强区域史的研究；而要提高区域史研究的水平，也必须充分吸纳通史研究的成果。只有如此，方能丰富中国史研究的内容，推动中国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百余年来，西北师范大学的史学工作者充分利用便利的地域优势，将中国通史与西北区域史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在学界有良好的声誉。老一辈学者金宝祥先生、金少英先生、王俊杰先生、陈守忠先生、郭厚安先生、吴廷桢先生等人在这一领域内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在他们的带领下，西北师大西北史研究薪火相传，弦歌不辍，现已形成了以下几个特色鲜明的研究方向：西北边疆史研究、西北开发史研究、西北生态环境变迁研究、西北出土简帛文书与社会经济研究、丝绸之路与西北旅游资源开发研究、西北民族史研究、西北社会史研究、西北地方文献研究等。在研究中，我们一方面严格遵循学术规范，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注重学术质量，积极推动西北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另一方面尽可能地将学术研究与现实需要较好地结合起来，从西部大开发的实践中寻找研究课题，以使

我们的学术研究更好地为现实服务。

为了突出特色和提高西北史研究的水平，西北师范大学先后成立了古籍整理研究所、敦煌学研究所、西北文化研究所、西北史研究所、简牍学研究所、历史地理研究所、历史与社会研究所、世界文化遗产研究中心等机构。同时，西北师范大学与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研究院、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等科研机构紧密合作，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聚集力量，联合攻关，在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

西北师范大学西北史研究主要依托于历史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专门史博士点、历史文献学博士点和历史学省级重点学科。为了进一步提高西北史研究的水平，集中反映西北史研究的最新成果，成立了由西北师大历史学学术骨干和西北师大合作单位的兼职教授共同组成的《西北史研究丛书》编辑委员会。凡学风严谨，资料丰富，论证周密，文风朴实，能够科学地对西北历史作出创造性、开拓性、总结性研究的著作，皆可收入本丛书。入选作品仅代表著者本人的观点。

由于我们经验不足，水平有限，在丛书的选稿、编辑等方面难免存在不足乃至错讹，衷心期望得到读者的批评指正。

《西北史研究丛书》编辑委员会

2007年11月

目 录

两汉的金城属国和护羌校尉	(1)
仇池氏族杨氏政权浅探	(10)
吐谷浑与南北朝关系述论	(20)
论吐谷浑民族的形成及其特点	(28)
吐谷浑与唐、吐蕃的关系	(40)
敦煌古藏文写本《吐谷浑(阿豺)纪年》残卷再探	(56)
白兰考辨	(69)
辽可老公主出嫁“大食”史实考辨	(77)
“回回”一词起源及含义新探	(83)
元代阔端系诸王研究	(93)
元代河西出伯系诸王初探	(107)
蒙古弘吉剌部赤窟驸马系诸王研究	(121)
元诸王念不烈考	(136)
窝阔台汗己丑年汉军万户萧札刺考辨	
——兼论金元之际的汉地七万户	(146)
元代巩昌汪氏家族事略	(162)
元巩昌汪氏非汪古族考	(179)
《元史·叶仙鼐传》补考	(184)
元朝统治下的西夏故地	(192)
元代河西诸王与甘肃行省关系述论	(209)
元甘肃行省诸驿道考	(221)

元明敦煌与裕固族的历史关系	(234)
试揭“尧呼儿来自西至哈至”之谜	(258)
古代甘肃的茶马互市	(269)

两汉的金城属国和护羌校尉

护羌校尉是两汉时期设置于金城属国境内主管羌人事务的重要军事职官。东汉时期，随着中原王朝势力重返河湟和西羌部落大规模内徙的双向运动，处理羌族事务上升为关乎国家兴衰治乱的头等大事，其历史活动也因此而引人注目，是西北历史上值得研究的课题。

金城属国和护羌校尉的设置是秦汉以来中原王朝不断向西开拓疆域的必然结果。据史书记载，春秋时期秦穆公始“霸西戎”，后继秦君相沿奉为国策，西进不已。至秦始皇兼并六国统一天下后，又使蒙恬将兵略地，西逐诸戎，筑长城以隔众羌，秦势力“西至临洮、羌中”^①。临洮在今甘肃岷县，羌中泛指河湟洮岷流域羌人活动的地区。考古资料也表明秦时已在枹罕（今甘肃临夏市）筑城戍守了，与史料记载相吻合。秦政权与羌部落在羌中地区犬牙交错，东西为邻，双方必然发生一定的政治经济关系，《汉书·百官公卿表》：“典客，秦官，掌诸侯归义蛮夷，有丞。”又载：“典属国，秦官，掌蛮夷降者。”说明当时已形成管理边疆归附少数民族部落的简略制度，只是史载缺略，详情不得而知。西汉景帝时，羌族研种留何率种人求守陇西塞，“于是徙留何等于狄道（今临洮）、安故（今临洮南），至临洮、氐道（今西和县）、

^① 《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

羌道县（今宕昌）”^①。这是史书首次明确记载的西羌部落内徙接受汉边郡统治的事件，但仍然没有说明汉王朝是怎样安置这些内附部落的。汉制：“县主蛮夷曰道”^②。从陇西郡所属狄道、羌道等县名看，汉初对各族杂居的边郡似已实施了相宜的比较特殊的统治方式，但直到汉武帝时期，边郡的特殊体制才趋于明朗化、制度化。汉武帝在边郡保持县道双轨制的同时，又设置属国，安置新归顺的“蛮夷降者”。所谓属国，《史记正义》解释说：“各依本国之俗而属于汉，故言属国也。”就是说内徙各族接受汉王朝统治而保留原有的部落组织和生产生活方式。关于属国的建制，《汉书·百官公卿表》称：“置都尉、丞、候、千人。”都尉，就是以后通称的属国都尉，是领护郡境内属国吏民的最高军政长官，其职责是佐太守以掌属国，同时也受中央典属国的领导，大体上说，属国都尉与郡太守相平行，分属两套不同的系统，这一特点越到后期越明显。

西汉从武帝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历经昭、宣二帝，共设置了7个属国，即：安定属国、天水属国、西河属国、上郡属国、五原属国、张掖属国、金城属国。其中金城属国是专为安置内附羌人部落而设置的，其最高军政长官称护羌校尉而不称属国都尉，并且直属中央领导，这是比较特殊的一种情形。

金城属国及其长官护羌校尉的设立，是汉羌民族关系发展到新阶段即西羌地区及其部落已经划入当时的中原王朝政治疆域之内的具体反映，一方面大批羌民聚居在汉边郡境内，却仍然保持传统的部落组织和固有习俗，难免在某些方面与封建化的西汉国家扞格不入，管理统治他们比军事征服更困难，设立属国，“因俗而治”是当时所能寻求到的比较合理或适宜的统治方式，也是内属部落封建化、编户化过程中的必要过渡；另一方面，游牧于郡

① 《后汉书》卷87《西羌传》。

② 《后汉书》卷118《百官志》。

县塞外的羌人部落仍保持半独立状况，叛服不常，并扇诱内附部落反汉。汉王朝需要把内附部落组织起来，加强控制，并作为保卫塞防的力量来使用，这就涉及设立专门机构负责的问题，金城属国和护羌校尉就这样应运而生了。

二

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赵充国击西羌，降者三万余人，徙之金城，设置金城属国进行管理。金城属国设置的时间史无疑义。但对护羌校尉设置的时间却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和神爵二年两说。《后汉书·西羌传》载，汉武帝元鼎五年，西羌众十万人反，与匈奴通使，攻安故，围枹罕。次年，汉将军李息、郎中令徐自为率大军镇压了这次大规模的羌乱。范晔在这次事件后紧接着写明，“始置护羌校尉，持节统领焉”。后人往往据此认为护羌校尉始置于元鼎六年。可是《史记》、《汉书》也记载了该年击西羌之役，却都没有提及设置护羌校尉一事，恐怕不是疏忽。因此，《资治通鉴》不从范晔，而是依《汉书》在神爵二年才提到护羌校尉。胡三省于此注曰：“护羌校尉之官，始见于此。”虽然他在下面也引了范晔的说法，但未予置评，显然是仅供参考的。在另一处注中他又明确说：“宣帝置护羌校尉，本治金城令居。”^①可见他是赞同神爵二年说的。按《汉书》记事简赅，但对西羌事却是不惜笔墨的，如《赵充国传》用很大篇幅保留了赵充国在平羌期间与朝廷的奏报往来，如果当时已有主管羌人事务的护羌校尉其官其人，断不会毫无反映。如宣帝神爵元年，遣光禄大夫义渠安国行视诸羌，先零种豪上言疾苦，双方直接交涉，并无护羌校尉介入其中。先零羌欲反时，有小种羌向汉金城西部都尉告密^②，可见当时金城郡近塞诸羌由金城郡西部都尉负责经

① 《资治通鉴》卷26 汉宣帝神爵二年条注，卷49 安帝永初四年条注。

② 《后汉书》卷87《西羌传》。

略。羌乱爆发后，从汉朝方面出动的情况看，有后将军赵充国、强弩将军许延寿、破羌将军酒泉太守辛武贤、中郎将赵卬、长水校尉富昌、酒泉侯冯奉世以及敦煌太守、金城太守等，独不见持节领护西羌的护羌校尉，这很不合情理。唯一的解释是当时尚未设置护羌校尉。

史实表明，护羌校尉的出现与金城属国的设置有密切关系。《汉书·赵充国传》载公元前60年，“初置金城属国以处降羌”。续云“诏举可护羌校尉者”。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按照汉代的制度，属国的最高军政长官是都尉，但是遍查两汉书，金城属国都尉一官从未出现过，更不用说有什么人担任过这一职务，而其他属国绝无此现象。这就说明护羌校尉就是金城属国都尉^①，不仅其职责一致（领护西羌部落），而且品秩相同（比二千石），驻地重合（护羌校尉初居令居塞），两者是二而一的，否则就有重床叠架之嫌。澄清了这一点，则护羌校尉也就是金城属国都尉出现的时间，只能是初置金城属国的汉宣帝神爵二年。

三

《后汉书·百官志》云：“护羌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主西羌。”又载，使匈奴中郎将与护羌校尉建制相同，“置从事二人，有事随事增之，掾随事为员”。而应劭《汉官》曰：“拥节，长史、司马二人，皆六百石。”说法不尽一致。《后汉书·西羌传》及《通鉴》记护羌校尉属官有从事司马防与马玄、骑司马田宴、假司马夏育、司马张恺等，可能护羌校尉属官前后有所变化或兼用两套系统官制。总之，护羌校尉开府治事，有属官、吏民，是平行于郡的政权机构。

由于属国是按照各少数民族旧俗管理内附部落的，所以金城属国羌族原有部落组织形式及其王侯君长都得到保留，护羌校尉

^① 王宗维先生亦持此观点，参见《汉代的属国》（《文史》第20辑）。

通过各部落酋豪实行控制。《后汉书·马援传》载马援从西羌手中克复金城郡后的主要措施之一是“悉奏复其侯王君长”，就是以此来恢复西汉以来中原王朝与西羌部落的政治隶属关系。这些侯王君长既是部落酋豪，同时又是属国官吏，具有双重身分。汉末金城属国所辖湟中义从羌胡起事时，其私署将帅“皆多段颎（护羌校尉）时吏”^①，就是很好的说明。史称护羌校尉属官从事“有事随事增之，掾随事为员”，体制灵活，恐怕与此不无关系。这样，从上到下，形成一套管理体系。

护羌校尉持节领护西羌，其主要职责有以下几方面：一是“持节领护，理其怨结，岁时循行，问所疾苦”。这主要是针对金城属国所辖羌部落而言的，护羌校尉必须按时巡视羌夷部落，处理羌人部落之间及其与郡县吏民之间的纠纷，解决他们的生产生活困难，必要时赐以金帛粮食，使之安居乐业；二是“遣使译通动静，使塞外羌夷为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儆备”^②。这是针对塞外不服从汉王朝的羌部落而言的。护羌校尉必须掌握他们的动态，及时通报沿边各郡县，以备不虞；三是保护河西道的畅通。护羌校尉治所令居塞，是陇西通往河西道的屏障，所以常驻重兵。护羌校尉驻节此处，自然负有保护交通的责任。东汉永初年间，在羌人起义的压力下，护羌校尉一度撤离令居，迁往张掖，河西道遂告断绝，在当时产生了不小的震动。护羌校尉营迁回令居后，河西道才得以开通，可见护羌校尉在拱卫丝绸之路方面所起的作用。

西汉时期护羌校尉治所一直在金城令居塞，东汉平定河陇后，羌人的反抗此起彼伏，几无宁日，随着战局的变化，护羌校尉的治所也频频迁移，进退不定。光武帝中元二年（57），东汉王朝恢复护羌校尉，当时凉州羌盛，只能与陇西太守同治狄道。章帝建初元年（76），汉转守为攻，护羌校尉始移居安夷（今青海平安

① 刘陶：《论寇贼疏》，《东汉文纪》卷17。

② 《后汉书》卷87《西羌传》。

驿)，次年，又西移治临羌（今青海湟源东），就近镇压。安帝永初元年（107），凉州羌民大起义，临羌不可复居，护羌校尉营撤往狄道。永初四年，羌众转盛，陇西残破，四郡内徙，河西道不通，校尉营也被迫避往张掖。直到元初二年（115），才开始还治令居，通河西路。

护羌校尉与金城郡的关系如何呢？护羌校尉秩比二千石，略低于郡守，但不受金城太守管辖，二者分署治事，各成系统，是平行关系。西汉时期护羌校尉驻节金城郡境内，但治事不辖地，领民（羌）不领县。进入东汉后，属国“稍有分县，治民比郡”^①。就是说开始将属国所在郡的一些少数民族集中的县划归属国管辖，属国吏民不承担赋税，以别于郡县编户。护羌校尉及其金城属国统有哪些县，史无明文，曾为其治所的令居、安夷、临羌都可能是金城属国辖县。这就更加强化了其独立地位。

但是护羌校尉要受凉州刺史的监察制约，明帝永平二年，护羌校尉窦林因事免官，碰巧凉州刺史奏窦林犯有臧罪，遂下狱死。又如桓帝延熹四年（161），护羌校尉段熲将湟中义从羌胡讨先零、沈氏羌，“凉州刺史郭閼贪共其功，稽固熲军，使不得进”^②。导致义从役久恋乡，悉皆叛归。《后汉书·百官志》记诸州刺史“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郡国，录囚徒，考殿最”。国即指属国。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郡国平行关系。

四

西汉宣帝神爵二年，始设护羌校尉领护属国降羌，由于职责重大，其人选由五府（丞相、御史、车骑将军、前将军及后将军府）共同荐举，结果陇西将门辛氏家族的辛临众、辛汤、辛通相继出任这一职务。此外还有王尊、尹岑、窦况等人，事迹皆不详。

① 《后汉书》卷118《百官志》。

② 《后汉书》卷65《段熲传》。

王莽末年，天下大乱，金城属国瓦解，诸羌乘机“入居塞内，金城属县多为虏有”^①。割据陇右的隗嚣更是招引其为己所用。东汉建武中，光武帝刘秀曾拜温序、牛邯为护羌校尉，但陇道不通，羌人势盛，只是遥领虚号而已，所以牛邯卒后职省。

马援平定陇西、金城，恢复了对西羌部落的政治统治后，东汉政府并没有恢复护羌校尉而是责令诸郡太守治理各自境内的羌民，如陇西太守马援治狄道，称“大姓侵小民，黠羌欲旅拒”为太守治理对象。这与建武六年光武帝废除郡国都尉，将兵权交给太守的兵制改革是相一致的。至于塞外诸羌，则置之不顾。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中元年间。中元元年，武都参狼羌反，次年烧当羌反，边郡骚动不安，汉王朝遣捕虏将军马武等将乌桓、黎阳营、三辅募士、凉州诸郡羌胡兵及弛刑共四万人，穷追猛讨，才平定了烧当羌。于是重设护羌校尉，由窦融侄窦林充任，与陇西太守同治狄道。不久窦林以罪下狱死，继任校尉郭襄听说凉州羌盛，不敢到任，于是复省校尉官。

这时羌人部落在西北分布很广，安定、武威、武都、陇西、汉阳、金城各郡都有羌人居住，但比较静谧。而塞外烧当、钟存诸羌是这一时期动乱的策源地，特别是活动在大小榆谷（今贵德至尖扎段黄河南岸）的烧当羌最富强，经常号召其他羌部落起兵反汉，被东汉政府视为心腹大患。正如后来人总结的那样：“自建武以来，西羌犯法者，常从烧当种起，所以然者，以其居大、小榆谷，土地肥美，有西海鱼盐之利，阻大河以为固。”而其他塞外部落，也“易以为非，难以攻伐……故能强大，常雄诸种，恃其权勇，招诱羌胡”。^②因此，东汉政府改变划地而守的策略，于建初元年恢复护羌校尉，拜故度辽将军吴棠领护，进居安夷。次年，又派武威太守傅育代为护羌校尉，再进至临羌，矛头对准大小榆

① 《后汉书》卷24《马援传》。

② 《后汉书》卷87《西羌传》。

谷的烧当羌。自傅育开始对烧当羌用兵，历张紆、邓训、聂尚、贯友、史充、吴祉、周鲔、侯霸八校尉，费时26年，终于彻底打垮了烧当羌，“西海及大小榆谷左右无复羌寇”。其间有几件事值得一提。一是邓训任护羌校尉期间，以恩信绥抚羌胡，组建了义从羌胡部队，成为后来护羌校尉麾下的基本力量。《后汉书·邓训传》载：“先是小月氏胡分居塞内，胜兵者二三千骑，皆勇健富强……时迷吾子迷唐，别与武威种羌合兵万骑，来至塞下，未敢攻训，先欲胁月氏胡。训……令开城及所居园门，悉驱群胡妻子内之，严兵守卫。羌掠无所得，又不敢逼诸胡，因即解去。由是湟中诸胡皆言：‘汉家常欲斗我曹，今邓使君待我以恩信，开门内我妻子，乃得父母。’咸欢喜叩头曰：‘唯使君所命。’训遂抚养其中少年勇者数百人，以为义从。”湟中义从胡始见于此，后来马贤、段熲镇压东西羌起义，依靠的就是这支精锐的骑兵。二是贯友任护羌校尉期间，夹逢留大河（今贵德至尖扎段黄河）筑城坞，造河桥，夺取了战略主动。使烧当羌丧失了黄河天险，感到“兵来无常，故地不可复居”，最终远徙藏北高原。

烧当羌瓦解后，东汉政府乘机复建西海郡县，在大小榆谷一带广开屯田，殖谷富边，希望从此永绝西方之忧。然而出乎东汉统治者的预料，塞外羌人瓦解后，规模更大、时间更长的羌人起义旋即在凉州郡县内爆发，护羌校尉的任务也随之改变。

汉安帝永初元年（107），东汉王朝征发金城、陇西、汉阳三郡羌兵数千骑到西域打仗，行至酒泉，羌骑多所逃散。各郡出兵拦堵，甚至拆毁羌民庐落，走投无路的羌人集中在张掖郡的日勒县举行暴动，“于是群羌奔骇，互相扇动，二州之戎，一时俱发，覆没将守，屠破城邑”^①。郡县畏懦不能制，就连朝廷派去镇压的邓骘的大军也是“弃甲委兵，舆尸丧师，前后相继”。时人虞诩总结汉军屡败的原因说：“今虏皆马骑，日行数百里，来如风雨，去

^① 《晋书》卷56《江统传》。

如绝弦，以步追之，势不相及。所以虽屯兵二十余万，旷日而无功也。”^①于是易步为骑，护羌校尉所部义从羌胡皆精于骑射，是当时最精锐的骑兵，从这时起开始出境作战。本来，护羌校尉主要经略塞外不服羌种，并没有跨郡作战的责任。如中元二年与永元八年两次发生烧当羌攻入陇西、打败郡兵的事件，都是由将军级重臣率黎阳营、雍营、北军等国内常备军前往镇压的，不干护羌校尉事。永初以后，起义烽火遍及凉、并二州，朝廷穷于应付，始调护羌校尉出境作战，其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

从永初七年（113）侯霸击羌于安定、元初二年（115）护羌校尉庞参将羌胡兵七千击羌于北地开始，历任护羌校尉马贤、韩皓、马续、胡畴、赵冲、张贡、第五访、段颎、胡闳、皇甫规、田晏、夏育、杨瓚等，大多是征羌名将。如段颎，《后汉书》记载他仅从建宁元年到二年（168—169）间，就参加战役一百八十多次，斩首三万八千六百多级，掠得牲畜四十二万七千五百多头，战场扩展到上郡、北地、安定、汉阳、天水、陇西六郡。其他如马贤、赵冲前后也杀死许多羌人，最终自己也被打死。不难看出，护羌校尉在东汉镇压羌人的战争中充当了主要刽子手的角色，这与其拥有一支总数在万骑以上的义从羌胡军有很大关系。

护羌校尉的覆亡也是与湟中义从胡有关。义从胡随从护羌校尉营打仗，经常住在校尉营附近。汉灵帝中平元年（134），“枹罕、河关群盗反叛，遂共立湟中义从胡北宫伯玉、李文侯为将军，杀护羌校尉冷征”^②。《献帝春秋》则说凉州义从宋建、王国等将金城太守陈懿扶到护羌营杀掉。可见这次起义是以湟中义从胡为主，以校尉营为基地发动的，甚至有可能利用了护羌校尉的组织形式。所以一开始就势不可挡，席卷了陇右。护羌校尉覆亡后，东汉王朝灭亡的日子也就为时不远了。

① 《通鉴》卷49 汉纪安帝元初二年条。

② 《后汉书》卷72《董卓传》。

仇池氏族杨氏政权浅探

仇池，是西晋王朝倾覆之际出现在氐族故地（约今陇南、陕南、川北交界处）的以氐族为主体的地方性割据政权。在十六国时期，为建国自雄的氐族三政权之一；进入南北朝后，又历事宋、齐、梁及北魏各朝，对南北朝政局亦有一定的影响。本文拟对其前期历史做些粗略的探讨。

仇池政权肇自氐酋杨茂搜率部返回仇池。西晋元康六年（公元296年），关陇爆发了以齐万年为首的氐、羌、匈奴联合大起义，席卷秦雍二州八郡，战乱加上连年的大旱疾疫，使“戎晋并困”，百姓流移奔迸，“相与入汉川者数万家”^①。前此被徙居略阳（治临渭，在今天水东北）的氐酋杨茂搜也在此时乘乱率领所统部落四千家返回故乡仇池山一带。

仇池杨氏为白马氐，白马氐汉时居于武都郡及广汉属国境内，有自己的部落组织，“各有王侯，多受中国封拜”^②。汉末三国之际，魏蜀在西北交战时，为“弱寇强国”起见，将介在疆场的几个较大的氐族集团纷纷击破，分别迁往魏蜀内地，迁徙规模之大，几乎使武都郡“荒无留民”^③，留下来的也潜窜山谷，深藏不出。然而不论内迁的氐人也好，还是留在原地的氐人也好，到《魏略》

① 《晋书》卷120《李特载记》。

② 《三国志·魏书》卷30注引《魏略》。

③ 《华阳国志》卷2《汉中志》。